



WEI 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爱无过

何百源

微阅读 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它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进行阅读。这种阅读方式不仅方便快捷，而且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文学、历史、科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微阅读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阅读生活，也为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微阅读已经成为许多人获取信息、增长见识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是一种阅读习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通过微阅读，人们可以在忙碌之余，静下心来，享受阅读的乐趣，让心灵得到滋养和升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AI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WEIYUEDU

微阅读 1+1工程

1+1 GONGCHENG 第五辑



爱无过

何百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无过 / 何百源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 9

(微阅读 1 + 1 工程)

ISBN 978 - 7 - 5500 - 1073 - 4

I. ①爱… II. ①何… III. ①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0898 号

爱无过

何百源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组稿编辑: 陈永林

责任编辑: 赵霞

出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

版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500 - 1073 - 4

定价: 20.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 - 2015 - 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 - 86895108

网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言

以“极短的篇幅包容极大的思想”，才能够以小胜大，经过读者的阅读，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震撼人的心灵。正因为这样，微型小说成为一种充满了幽默智慧、充满了空灵巧妙的独特文体。

如果说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是互联网大大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么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二个十年里，手机将更为巨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以智能手机为平台，正在构成一个巨大的阅读平台。一种新的阅读方式正不知不觉地走进大众的生活。一个新的名词就此产生，它便是“微阅读”。微阅读，是一种借短消息、网络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微阅读是阅读领域的快餐，口袋书、手机报、微博，都代表微阅读。等车时，习惯拿出手机看新闻；走路时，喜欢戴上耳机“听”小说；陪人逛街，看电子书打发等待的时间。如果有这些行为，那说明你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微阅读”的忠实执行者了。让我们对微型小说前景充满信心和期待的是，微型小说在微阅读

的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

肩负着繁荣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促进这一文体进一步健康发展的责任和使命，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推出了“微阅读1+1工程”系列丛书。这套书由一百个当代中国微型小说作家的个人自选集组成，是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的一项以“打造文体，推出作家，奉献精品”为目的的微型小说重点工程。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对于促进微型小说文体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对于激励微型小说作家的创作热情，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体与新媒体的进一步结合，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编者

2014年9月



目 录

爱无过	1
转世	4
谜一样的新娘	7
风水大师发迹记	10
寻找仇家	13
不为人知的家事	15
不吵架获罪	18
姜花之谜	21
金箔名片	24
代写情书	27
水鬼之河	30
第一次跟“官”	33
专写悼词的人	36
我还算是好官？	39
尴尬的一顿饭	41
出门遇贵人	43

寄往高墙里的生日贺卡	46
“彭青天”轶事	48
酒客	51
失效的千金方	53
深宵的守候	55
被挡驾的上访者	57
傻妹	60
老场长和七个女人	63
补鞋夫妻	65
锈迹斑斑的钢钟	68
婚礼上的祭礼	71
今夜没情况	74
这钱不能给你	76
生日	79
姑娘，请后退一步	81
补鞋佬珍藏着一张报	83
总有一次好运	85
终于卖出一本书	87
享受婚礼	89
我不认识你	91
匠心	93
职业新娘	96

无人敢住的小楼	99
千呼万唤有情郎	101
走音	103
“百万富翁”	105
无心之过	108
眼神	111
图纸之疑	114
晒钱	116
谁在恶意诽谤你?	119
哑泉	121
扮残	123
“英语妹”	125
赌“牙祭”	128
偷小说读的孩子	130
铁钳	132
女儿心	135
“几乎第一”	137
磨刀老人	139
没有鲜花的孩子	142
“世界名人”	144
证人	146
最后一道考题	148

原谅父亲	150
一万句情话弥补不了一个谎言	152
悲喜瞬间	154
求职记	156
不愿回家的男孩	158
二十年后的诗人	161
最后一辆单车	164
真钞假钞	166
官禄县改名	168
高价车匙	171
富姐儿想做钟点工	173
塞车	175
蜜里玄机	177
艳遇	179
老华侨的“树祖母”	181
一瓶故乡水	183



爱无过

母亲过了 87 岁以后，身体一下子差了许多。

父亲十多年前就走了，留下母亲一个人过。她拒绝儿女三番五次邀请，不肯和儿女们一起住，她说在老屋摸惯了，一个人过图个清静。

发现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我决定到家政公司为她雇一个保姆。

我到家政公司做了预约登记，在“主家意向”一栏，我填上：“女性，年龄在 50~65 岁之间，懂本地方言，对老人有爱心有耐性。”

三天后，家政公司来电话，让我去办手续领人。

在家政公司，我见到一位穿着打扮朴素、年龄 50 开外的姆记（本地对五六十岁妇女的俗称）。通过询问，得知她叫阿馨，广西人，第一次出来打住家工。她还告诉我，在家乡时，她当过村民小组长。

我感到她的条件挺合心的，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办过手续，交过手续费，我说：“馨姨，咱们走吧。”

在带她到我母亲住处的路上，我说：“咱兄弟姐妹最放心不下的是独居的老母亲。你要是尽心尽力服侍好她老人家，逢年过节，我们会额外奖励。”

试用了一段时间，我偷偷问母亲：“馨姨这人怎样？”母亲表示挺满意的。母亲还说，难得馨姨有个挺孝顺长辈的侄子，说是也在本市一个单位做保安的，隔三岔五夜间就来电话，时间都掌握在馨姨安顿我母亲睡觉以后，往往一聊就一两个小时。母亲可能怕我有想法，还特别说明，不碍事的，是她侄子打过来，不耗家里电话费，况且他们聊天的声音很小，也不打扰母亲睡眠。



每星期，馨姨侄子大约过来母亲住处一次，每次母亲都留他吃饭，反正添双筷子，又没为他多花菜钱。

有一次我去看母亲，正好碰到馨姨侄子过来了。我见他 30 岁左右年纪，理个板寸头，身子骨挺壮实，也挺朴素。他见到我显得很不自在，像个少见世面的乡下姑娘似的腼腆。我称赞他对婶娘挺有情义。

半年后的一天，我去看望母亲，将为母亲买的零碎物件带去。趁着馨姨去了菜场，母亲压低声音对我说了一件事。

母亲说，前几天，在纺织厂打工的邻居碧芳告诉她，有一天深夜下夜班回家路上，碧芳在城郊结合部一条电线杆下，见到馨姨和一个年轻男子搂成一团亲嘴。

我心里一咯噔，说：“准是碧芳看错了吧？”

母亲说，正好那天晚上馨姨请假外出。碧芳说一点没看错，至于那男的是谁倒没看清。

我听得有点云里雾里，怎么馨姨会“请假”？母亲解释说，馨姨大约每星期有一个晚上请假，说是和同在本市打工的同乡姐妹聚聚，放松放松。母亲说：“反正该做的事她都做好了。事实上，一个人在外打工，倘若什么娱乐消遣都没有，也实在太难为人家。因此只要她提出，我就让她去。”

这事母亲说过也就算了。

又过了几个月，快过春节了。市里为了净化治安环境，营造安定祥和的节庆氛围，安排公安突击检查无证照黑旅馆，同时打击卖淫嫖娼等社会丑恶现象。我是跑民生热线的记者，单位派我跟随公安小分队采写新闻稿。

在一条狭窄的旧街，小分队对一间无证照黑旅馆实施取缔。在控制了黑旅馆主人夫妇以后，逐个房间检查。

在检查到第三个房间时，万万没想到，在里面住宿的，竟然是馨姨和她的“侄子”。

好在我站在又窄又昏暗的过道，馨姨和“侄子”肯定看不见我。

警察询问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看来“侄子”很紧张，有点张口结



舌。而馨姨毕竟做过村民小组长，她很镇定地说：“我们绝对不是卖淫嫖娼，我们之间是相好关系。”

“侄子”这时胆子好像也大了一些，说：“我们外来工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我们之间是相互需要。”

警察问：“你拿什么证明你的话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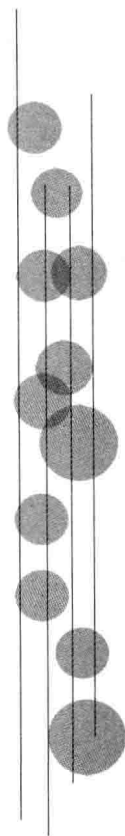
馨姨抢着说：“我刚到这个城市时，人地两生。我和他是老乡，在乡下时互相认识但没来往。来到f市打工后，有一次在菜场和他偶遇，一见如故，之后就有了来往。为了掩人耳目，我们之间以婶侄相称。”

这时我突然想起邻居碧芳说过的话，确信了碧芳当初见到的情景，应该就是馨姨和“侄子”在郊外亲热。

问过话以后，警察感到这中间没可疑，于是让馨姨和“侄子”离开。

事后，我对这事一直装作不知情，并且也没在母亲跟前提起过。“侄子”依旧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母亲住处看望馨姨，并且馨姨每隔若干日子就又“请假”一个晚上。

我从心里理解并且同情他们。





转世

徐承运今年 26 岁了。村里和他同龄的年轻人，几乎都早已结婚，并且孩子都几岁大了。

可是从来不曾有姑娘对承运有过好感，即使有远亲近邻提出要为他介绍对象，话才出口，就会被女方家长拒绝。原因并非承运有什么品德问题或生理缺憾，而是他的家景太差了。

承运父亲在不到 50 岁时就暴亡了，留下承运兄弟和一个智障的妈。这些本来都还算不上什么，要命的是承运那个傻弟弟。

傻弟弟叫承贵，村里人都叫他傻贵。傻贵都 20 出头了，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都不做，整天闲游瞎逛，见到年轻点的女人就朝人傻笑，嘴角流着涎水，有时甚至还做些下流动作。他还染上了烟瘾。开始时满街捡烟头，后来发展到逢人就向人讨烟抽，人家恶心他，他就将人家正在抽的烟夺过来，甚至直接从人家衣袋里将整包烟掏走。因此，人们躲他躲得远远的。

乡村人家，通常都是门虽设而常开。从前几个月开始，傻贵常常乘人家不备，闪进别人家里“找”烟，或翻到钱就一手抓起，然后闪离，真是神不知鬼不觉，害得人家不见了东西苦苦寻找，或者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埋怨。最惨是有些大闺女小媳妇本来胆子就小，偶尔撞见一只“鬼影”闪进闪出，吓得三魂丢了七魄。为这些事，几乎天天有人找到承运家来告状。

承运本是承包了村里的 10 多亩果园，如果专心侍弄，图个小康日子是不成问题的。可就是这个弟弟，连累得他家无宁日，连媳妇都娶不到。



承运一个密友教给承运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冬日的某天深夜，承运带着傻弟弟去了县城，他告诉弟弟，要带他搭搭火车，让他见识见识世面。

火车轰隆轰隆不分日夜地运行，半夜时分到了北方一个山区小站。承运牵着傻弟弟，冒着凛冽寒风下了车，出了站台，找了个僻静处。他对弟弟说，你在这里坐着，不要乱跑，待我去弄点吃的来。

离开弟弟，承运很快回到车站，买了返程票，天亮前搭上南下列车，回家了。

承运密友这个“计谋”，是让承运将傻弟弟带到远在天边之地抛弃，让当地民政部门收容也好，饿死冻死也罢，目的只是免除了他对村民的危害。

但承运回到村里后，终日心神不宁。他良心遭到谴责，感到上对不起死去的爹和智障的娘，下对不起呆傻的弟弟。第三天，承运又买了一张火车票，凭着记忆，到了抛弃弟弟的那个小站。

但是他找遍了小站所在地一带的街巷，再也找不到傻弟弟的身影。他不敢报警，他知道一旦让警察知道，他就犯了遗弃罪。直到第二天晚上，承运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了小镇。

一年后，公安派出所将承贵作为失踪人口处理，从此傻贵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在傻贵“失踪”后的第二年，承运娶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

四年后的一天下午，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由两位民警带着，回到家乡的村委会。人们认出，他就是当年“失踪”的傻贵。村委会立即通知承运夫妇来到村委。傻贵一见到承运，很清楚地叫了一声“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叫哥。他“失踪”前不但智障，而且自闭。

带承贵回来的民警讲述了承贵这几年的遭遇：四年前一天中午，承贵被一个来镇上赶集的孤老头发现。老人是专门以捉蛇、捉蜥蜴、捉山鼠并帮人治疗蛇咬伤为生的，住在深山里，逢集就到镇上来卖蛇，卖蛇药酒并捎回粮食副食。他那天见到傻贵，反复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家在哪里。得到的都只是摇头。老人明白这是流落异乡的流浪儿，于是



便将他带回去，像爱护孙子一样教他干活，教他叫自己做“阿公”，教他做人的道理……

四年以后，老人自感寿数已尽，时日无多。他再次反复询问承贵：“你的家乡在哪里？”

承贵抱着脑袋想了半天，说出了“磨刀坑”三个字。

老人颤巍巍写了一张条子，千叮咛万嘱咐让承贵送去火车站交给工作人员。

车站工作人员接过字条，只见上面写着：“请公安民警送我回磨刀坑村。”

公安民警查到，全国有 17 个叫磨刀坑村的地方。他们根据承贵的情况逐一排查，终于找到了他的家乡。

这时的承贵，已不再傻，尽管智商较低，但说话、行为举止都很正常。

从此，他成为哥哥果园的得力助手，和哥嫂一起，过上了正常人家的日子。



谜一样的新娘

鸦翼村是珠江三角洲最边远最闭塞的一个小村。这里地瘠人贫，石骨土里连最贱的庄稼都长不大，年轻人都进城务工去了。

时至今天，这里依然保留着一座烟囱作坊。因为这里一带的人还没有用上煤气天然气，煮食依然靠烧柴，自然就得架烟囱。作坊里有十个八个人，分别干着炼泥、制胚、晒胚、烧窑的活计。

看来制胚是这里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在制胚工段有个粗眉大眼的精壮后生叫阿海。

本来阿海应该同村里其他后生一样进城务工的，但阿海的爹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平时没事，发起病来会伤害别人，阿海的娘就是阿海爹那年发病时给活活掐死的。阿海要照顾随时会发病的爹，因此只能留在村里。

阿海活到34岁依然讨不上媳妇。原因很简单，村里的姑娘都远走高飞了，别处的姑娘都嫌这里穷，谁都不肯嫁进来。有一次，有个腿脚有残疾的姑娘经媒人引荐，已经相中了阿海，但后来知道了阿海有个这样的爹，更怕有家族遗传，于是反悔了。

初夏的一天，作坊来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这姑娘长得高挑苗条、眉清目秀，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外地流落来的人。

这姑娘像根本桩似的，一直站在阿海的工位旁，看着阿海身水身汗地重复那费力却单调的工序。

由于自己的特殊的身世，阿海对女人早已没了感觉，更不会有非分之想。他对姑娘的出现不瞅不睬的，仿佛她并不存在。



中午开饭了，是作坊的集体伙食。炊事员将菜、肉大杂烩装进一只脸盆里，旁边放一木桶饭，各人就用自备的碗盛一碗饭，围着菜盆蹲在地上吃。

这姑娘像根木桩似的站在阿海的工位旁边。

作坊老板就问阿海：“怎么不招呼客人过来吃饭？”

阿海说，她不是我的客人，从早上开工不久她就立在那里，也不开口说话，有点叫人莫名其妙的。

老板就说：“先别管那么多，快去拿副碗筷，让人家吃饱饭再说。”

这姑娘也不客气，蹲下来就大口大口吃起来。

饭后，老板一边呼噜呼噜抽着水烟筒，一边不经意地问姑娘从哪里来，打算到哪里去。

没想到这一问，姑娘的泪水像断线的珍珠般滴下来，吓得老板不敢再多事。

姑娘要求老板收留她，说但求有两餐饭吃，夜里有个地方栖身。

老板说这活计挺累人，工钱又低，怕她干不来。老板说城里到处招工，何不到城里打工？

这时姑娘说出心里话。她说她是邻国人，听信了人贩子欺骗，说交一笔钱就可以办劳务输出手续，到中国来打工。后来才知道是将她们骗来卖钱。她是在中途住店的时候逃跑出来的。因此什么身份证明都没有，只好一路流浪，流落到这里来。

没办法，老板只好让她在作坊落脚。

在后来的日子，姑娘很自然地同阿海好上了。是姑娘主动“粘”上去的。她告诉阿海，她叫慕云。

村里的人都说，是阿海家山有福，家无梧桐树，也有凤来栖。村里人还说，瓜熟蒂落赶紧摘，打铁要趁热，否则鸡飞蛋打就后悔莫及了。

于是办了几桌酒，村子里只要是走得动的人，都成了座上客。

酒正酣，来了个不速之客。原来邻村真有一个几年前被骗卖来的 X 国女人，听说来了“家乡人”，于是也不请自来了。邻村的 X 国女人很热情地用她本国话同慕云说话，殊不知慕云却是一点也听不懂。